

心

情



紀

年

阿盛著／心情兩紀年

聯合文叢

041

心情兩紀年

● 阿盛 著

聯合文叢 041

心情兩紀年

作 者 / 阿盛
發行人 / 張寶琴

主 編 / 初安民
執行編輯 / 曾蘭蕙
封面設計 / 黃憲鐘
美術編輯 / 蘇婉儀

出版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樓
電 話 / 7666759 · 7634300轉5106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刷廠 / 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經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電 話 / (02)6422629

出版日期 / 80年10月1日 初版
定 價 / 130元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天地皆文章

作者參加新加坡「國際華文文藝營」

談文學創作

◎ 訪問／張曦娜（新加坡作家）

問：讀你的文章及你所策劃、主編的散文集如《春秋台北》等書，感

覺到你對土地的感情，你認為自己是「鄉土作家」嗎？

阿盛：在作品中訴說對土地的感情，大約是每個寫作者都難以自主迴避的。那是一種沉澱了的懷想，不是單純的念舊，總有些什麼值得提出來用心思「發酵」一番的人、事、物。以我來做個小例，在故鄉成長至二十歲，之後出外當兵、讀大學、就業、定居，從此「故鄉」變成一種圖騰——它並非遙不可及，但已然全貌更變——。台灣社會的超速轉換（一般稱為進步），使得城鄉差異幾乎完全泯

滅，於是，那些曾經存在過，且過去數百年沒多大變化的物事，在短短十數年中令我覺得陌生了，變化驚人的大，大到可以用「受不了」來形容，因是，懷想並思考、記述成為十分必要的一件事。而心中那分對土地的感情，大有別於昔人咏嘆離鄉背井，我可以說，比咏嘆更深刻——含有歷史觀在內的深刻。

可是我不很喜歡在「作家」二字之上冠以其他字眼，這當然只是一個想頭。分類作家其實無多大意義，特別是以寫作素材來分類，輕易為作家定型，總是不太妥適。如果稱我「台灣作家」，我欣然接受。稱「華文作家」，將就接受。

問：你主編過好幾本散文集，包括台灣年度散文選，在你心目中的好散文應該是怎樣的？

阿盛：個人所見不免有偏，我不否認對某些種類散文有好有惡，我所好者，知性的、故事性強的、富個人風格的散文；而所厭惡者，正經八百的、教條式的、幫閒文人的、唯美的散文。

文筆活潑是一要素，活潑不等於流氣，而是游走自如，成語能不

用就不用，驚嘆號能少用就少用，「書袋」盡量少背，否則，看的人累個半死，寫出作品讓人讀了覺得累，不太人道吧。題材無大小無好壞，天地之間皆文章，放心下筆大是好，最忌出言即是國家民族興亡大責，題材大如天，寫出來叫人看了痛苦喊天。若是有心，描寫一個茶杯也能真正關係國家民族，所以，沒必要使用那種「天下一肩扛」的寫作方法，題材無辜，作壞的是寫作方法差勁。

思考，寫作者應多思考，作家也是讀者，作家可以恆久維持自己的筆風，也可以隨意改變之，就是不可以不思考。不論使用何種方法寫作，都能在文章中顯示出思考的深入程度，評比散文，這一點是重要的依據。

故事性強，也許會與小說分不清界線，但我以為，散文小說形式打成一體，是件好事。

問：

：作為散文作家，你是否覺得，或曾經覺得，寫散文寫到一個時候會難以突破？有些人喜歡在文字上作文章，或刻意扭曲文字，你

的看法如何？

阿盛：在題材、技巧等等方面，沒有「突破」困難的問題，就我而言，「意願」才是寫作能否持續的關鍵。題材取之不盡，反正抓住人性作文章，隨手可取得，技巧也不是問題，要轉變也算容易，但目前台灣寫作者往往會面臨「要不要隨俗」的困惑——例如指定題目、字數的約稿，要不要「應付」？——例如範圍預設的專欄接不接？

面對報禁解放，許多文學媒體停辦了，而太過商業化的誘導讀者，也多少影響了寫作者的心理。雖然真正有心寫作的人不會反應過度的在乎，但值此局面，偶或降低意願，大約是免不了的。

至於目下的台灣寫作者，有些人在文字上刻意造作矯揉甚或扭曲，身為「同行」，不宜評論太深，文章隨人寫，得失自心知，「內行」人也心知。唯須從「影響讀者」之角度稍作斟酌——我的看法是，作怪裝奇並非一定不好，但總得對自己的「良知」及讀者負責，如果只為標新立異不擇手段「唬」讀者，那麼，意義何在？

價值何在？我只能這麼說了，留點口德，否則引來別人亂套「文人相輕」的帽子，那又何苦來哉，反正懂我的話的人會懂我的意思。

問：談談你未來的創作方向。

阿盛：近來剛完成一部長篇小說《秀才樓五更鼓》，這是從事寫作以來篇幅最長的一本書。以前，我的作品常常既被視為散文又被視為短篇小說，對這種情況，從未辯解過，《秀》文的寫作方式，我故意全篇不用引號框住對話，而以散文體敘述。

散文方面，近年來寫得不多，原因之一是全心投入長篇小說，之二是這部長篇耗去不少「元氣」影響健康。

未來呢，一向我寫作不喜歡一板一眼訂進度計畫，那太「德意志」了，活著沒必要那麼痛苦自己。倒是理念很堅強，我會一直寫下去，寫詩、散文、小說，也許也嘗試戲劇。我對舞台劇極有興趣，就是排斥電視電影，台灣的電視電影水平可能還得經過八百多年才有可觀，舞台劇則令人大可厚望。這是閒話，別人可以不同意此說，但我自認為是對的。

對寫作，我相當有信心，但從不驕傲（極厭惡這兩字），我對「人」很有興趣，這「東西」很有意思，從其中可以獲得用不完的寫作資源。我努力便是，至於期望什麼，未必。能留給後輩一些什麼就不錯了。

眉批阿盛

◎ 江明樹

加上這樣的標題，靈感來自《散文阿盛》《阿盛別裁》兩書，本來準備用《阿盛的葫蘆》為題，看他葫蘆裡到底賣什麼藥？

二年前，我編了一本絕無僅有的《浴廁傳奇》，裡面所收錄的散文小說皆與浴廁有關，國內這類題材稀少，我翻讀不少作品，編得並不輕鬆，心裡卻十分得意，因市面上未曾出現過這類題材的選集。

那時腦子裡最先想到的當然是阿盛膾炙人口名作《廁所的故事》，我且認為這一篇沒收錄的話，此書定然失色，有所欠缺，為此與未曾謀面的阿盛兄搭上了線。

隔不久，阿盛與蕭蕭南下，應邀參加復興文藝營，在中山大學演講，來電與我連絡，初晤於百驕大飯店，我邀他們兩位去「御書房」喝咖啡，並約了幾位文友作陪。

阿盛身高約一七〇公分，略嫌清瘦，一雙不易衝動的冷眼，千篇一律同式樣的上衣制服，本來我讀阿盛的散文給我的感覺，本人必定是幽默得可以，談笑風生那一型的，結果不是，他有點嚴肅，說話沉穩，不胡扯，使我一時之間無法「文如其人」的銜接起來。

又隔不久，高雄「復文書局」又邀他南下演講，我又與他見第二次面，若要我說出內心的感受，讀阿盛的作品比讀阿盛本人親切，可以用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的「隔」與「不隔」來解釋。

阿盛，本名楊敏盛，一九五〇年生，台南縣新營人，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記者、編輯，著有《唱起唐山謠》、《兩面鼓》、《行過急水溪》、《綠袖紅塵》、《如歌的行板》、《春秋麻黃》、《散文阿盛》、《阿盛別裁》、《吃飯族》、《滿天星》、《春風不識字》、《阿盛講義》等，產量豐富。

阿盛肖虎，與筆者皆是庚寅年出生，故其在文壇竄起格外引起我的注意，這一年出生的作家相當不少，據我所知的有黃凡、東年、林雙不、杜十三、袁瓊瓊、周梅春、馮青、簡政珍、廖玉蕙、胡台麗、

郭成義、雋康、寒林及醫生作家陳永興等，若以評論家葉石濤先生的標準，這批作家詩人皆是晚熟型的作家，阿盛也不例外。

英國的大詩人奧登曾說：「成為詩人的必要條件，最好生在農村，如不幸生在都市，也必須盡量到山野、海濱去視察自然的生態，學習自然的色彩和韻律。」

這段話也適用於作家，羅東的黃春明，花蓮的王禎和、楊牧，通宵的七等生，大湖的李喬，龍潭的鍾肇政，新埤的陳冠學，二林的洪醒夫，鹿港的李昂、施叔青等，阿盛出生在新營，三四十年的新營仍是鄉村小鎮，成長於世代務農長年稼穡的農村，故在阿盛筆下，他靈活掌握早期台灣農民生活的脈動，從〈拾歲磚庭〉描述中，我看到了小時候最生動的場景：

「老人家最不放心的小孩四方跑。稻穀曬乾了，一袋一袋裝起來，院庭掃了又掃，還是不免留下幾粒穀粒在磚縫中，小孩都來，撿穀粒，彎著腰，蹲著找，一粒一粒的拾，手指搆不到的，用細竹子剔挑。太陽曬得乾穀子，當然也能曬得頭手發脹，汗滴在磚上，磚一塊接合一

塊，縫隙多如狗毛，睨一下身邊，從七十多歲到六、七歲的人都低著頭在找……看看天，天好刺眼，看看地，地熱如灶，想拔腳跑開，老人家望過來，頭上的清朝髻動了動，稀疏的髮下，脖子汗流可見，褪色的黑上衣布鈕破綻可見……祇有狗沒任務，牠吐著舌頭哈哈喘氣……雞在啄米……吃飯真辛苦，老人家都這麼說……撿拾許久了，竹籃裡沒多少穀粒，手痠腳麻，大約站得起來也跑不動了……！雞還在啄米……雙手如果像雞嘴，那該多好。」

阿盛這樣鮮明、準確、細膩的描寫文字，把早年農民子弟在烈日苦雨、胼手胝足的堅辛，勾勒得如此逼真，牢牢扣住讀者的心弦，讀著讀著，深深地感動起來，無形中心靈獲得由衷的共鳴，掩面沉思，慨歎不已！

唐詩人李紳〈憫農〉：

「鋤禾日當中，汗滴禾下土，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」阿盛這樣栩栩如生寫實功力，豈不是為這首詩做最佳的詮釋與註解麼！

高二開始發表作品的阿盛，斷斷續續發表約一二十篇文章，直到

大學後刊登〈同學們〉、〈廁所的故事〉引起文壇的注意，其特殊的幽默風格不脛而走，開始享譽文壇，寫作潛力極被看好。

印象中，阿盛未曾得過任何獎，他不像散文「得獎專家」林清玄，靠得獎堆積知名度，但所築起的分量，在我心目中，並不亞於林清玄，其對參加文學獎比賽看得很淡，從不為得獎而忙而寫，（他私下告訴我並不排斥別人參加，人各有志），不必揣摩迎合評審者口味，自由自在寫他想寫的，寫他認為有意義的。

阿盛獨樹一幟的散文，讓人看了一次想要忘記還真難，尤其是別人壓根兒想不到的題材，他卻能信手拈來，大肆發揮，處理得如此有趣，令人絕倒，如〈廁所的故事〉、〈鹹風故事〉等，這原本難登大雅之堂的東西，他能輕鬆入題，寫得有板有眼，引起讀者的激賞，替散文開闢另一片天地，努力擺脫一向純散文表現模式，阿盛小題目能寫得如此活潑深入，更遑論大題目。

阿盛的幽默神韻，無以名之，賴和被稱為「台灣的魯迅」，稱阿盛為「台灣的老舍」、「台灣的林語堂」，皆不適切，老舍、林語堂

的幽默是大陸型的，且文字具有歐化傾向。阿盛的幽默是海島型的，中文系出身的他，古典底子不弱，並擅長溶入台灣諺語俚語，在台灣以台語注入小說的，自賴和以降，黃春明、王禎和、許振江、汪笨湖等及詩人林宗源、黃勁連、向陽等較為熟練，以台語注入散文的作家不乏其人，但驅使絕妙較具效果的當推阿盛，其使用台語傳達了真正台灣子民內心細膩的感情，除此，其作品有嚴謹的結構，注意轉折起伏的韻律，有小說情節等強烈的敘述風格，故推崇其散文成就者如楊牧、趙寧、詹宏志、向陽等多人。

阿盛考上大學，係經過一連串的波折，大學四年，自力更生，充分表現農村子弟吃苦耐勞的當行本色，曾二、三年做挑石工人，也曾充當一天一百八十元的臨時演員，捱過一段漫長的艱苦時光，也由於青少年時期的放蕩，使他更知道求學的可貴，努力於課業，奠下其紮實的寫作功力。

阿盛能寫滑稽突梯的幽默作品，也能寫深沉悲憫的文章，他信心十足描繪所經歷的土地人物，謳歌童年時代的農村生活，描寫田園之

美，四季更迭，時間的交替等，更重要的是其文章具有歷史感，寫出台灣社會的轉型與遞嬗，表現本省特殊的風俗民情，筆下的市井小人物，大部分受教育不高，如〈十殿閻君〉彈月琴的鹿港婆，〈石頭羅漢傳〉的羅漢腳英雄，〈拾歲磚庭〉的老祖母，〈選舉的故事〉大伯父，以及早年新營的老農老婦們，那一位不是歷盡滄桑，歲月的臉龐痕跡透著認命、單純，實在投入生活的搏鬥中，文字的底流有一股悲憫的氣息強烈感染著讀者的心靈，讀後有一種「失落但不失溫暖」的滿足感。

阿盛對戰後業已消逝的農業社會做深刻的攬照，追憶先輩筚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荒精神，以血汗灌溉而成的農田，農人如何從蹣跚時期走過，在憂患與悲傷的交錯掙扎生涯中，如何度過艱苦黯淡的歲月，傳衍庇蔭子子孫孫，阿盛踏實紮根在自己所站立的土地，關懷自己所生活的土壤，寫得極其用心，他大力抒發那堅韌豐沛旺盛生命力的台灣農民精神。

最近幾年，經常有人提到「視野」，前陣子，我寫過一位畫家也

提到視野問題，阿盛是視野遼闊的作家，向陽說：

「阿盛筆下寫的人物是島物島事，但絕不島氣。」

的確，說的沒錯，現在有許多作家，以為寫身邊眼前最熟悉的事物，就是視野狹窄，一位作家視野的大小，端看其思想深淺或開放的尺度而定，如葉石濤先生稱譽黃凡為「巨視野」的小說作家，這並不是指黃凡走遍世界，題材選擇遍及世界、宇宙，此應指思想或哲學層次，以及對歷史感縱橫觀而言，舉例來說：卡夫卡終身未走出捷克國門，大部分在首都布拉格一帶生活工作，個性內向，害羞的他，寫出《審判》、《城堡》、《蛻變》等書，讀之使人覺得他思想繁複深邃，具有文學藝術的所謂普遍性與永恆性，連大科學家愛因斯坦也大為歎服。

梭羅也是，一生局限於出生地，哈佛大學，華爾騰湖等地，貧窮使他無法跟愛默生一樣出國增廣見聞，但《湖濱散記》並不因此讓人讀了覺得視野小，其深刻的人生觀宇宙觀，倡導回歸自然的用心，越來越被重視，聽說其作品聲譽早已凌駕亦師亦友的愛默生之上。

時下有些台灣詩人或作家，雖走遍天下，環遊世宇，但視野狹小，